

黑天使

林雪儿◎著

四川出版集团 《四川文艺出版社

阿来主编
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

黑天使

林雪儿◎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天使/林雪儿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 9

(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411-3545-3

I. ①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8064 号

Hei Tianshi

黑天使

责任编辑 贾波 (alaabo@126.com) 王其进

责任校对 汪平

责任印制 龙小龙

封面设计 邹小工/经典记忆

版式设计 张妮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85 028-86259287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210mm×148mm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40千
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45-3

定 价 21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【目录】

- 做土地的主 / 001
黑天使 / 018
恶之花 / 053
春树的树 / 070
没事你就看看河流 / 092
天堂的紫丁香 / 128
琴声悠扬 / 138
天使泪 / 156
爱情公棚 / 197
永远的新娘 / 226
再拿什么感动你 / 252
梦里薛涛 / 260
雪 地 / 279
亲爱的宝贝 / 286

做土地的主

“回家种菜。”

夏天云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听一个同事津津乐道她半夜起来偷菜的事，我忍不住讽刺一句：“夏天云，你不会半夜起来偷菜吧。”

夏天云诡异地笑了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声音信号不好，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像鬼叫，瘆人。

我挂断他的电话，问那个同事种菜的步骤。同事说去开心农场，申请一片土地和种子，种下去、施肥、捉虫就有收获。同事加了一句：“像真的种菜一样，很安逸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去土地上种菜？”我问。

同事历数网上种菜的好处时，夏天云又来电话：“叫你妈回家种菜。”我骂他无聊，他却严肃地说，他去了我老家，“荒啊！”他像诗人那样抒情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

荒。我被这个字弄得心神不定。下班回家，看母亲定定地坐在电视机前，我问她看什么？她皱眉说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，家里的房子倒了。我知道母亲是想家的。但是家是空的，父亲早逝，

兄弟姐妹都在外。

我对母亲说我们回家。母亲的眉结打开了，霍地一声，从凳子上站起来，挂倒了凳子，冲进里屋开始收拾她的衣物。

离家不到半年，我站在院子外，不敢相信房子在没了人气的环境中竟会以这样的速度衰败。院门上挂着的铁锁长满锈斑，杂草疯长湮没了院墙，闲置的菜地更是荒草丛生。这哪像个家啊，倒像是聊斋里狐狸鬼怪们出没的地方。

母亲的眼红了一阵，而后三下两下扯净井边的杂草。井水很丰盈，母亲洗了把脸，说她要去找梅桂香拿钥匙。我知道母亲不是真去找钥匙，她想去见见乡亲。从我们踏入村子，就没见过一个人。

我喝了一口井水，有浓浓的芒硝味。我坐在一棵杨树下，望我的乡村。乡村在明晃晃的太阳下，看起来很不真实。连片的秧田，和藏在竹林里的房舍，产生一种类似千年万年的寂静之感。加上荒了的家，我真有时空错位之虞，极想有本书，能抵住胡思乱想。我拿出小灵通，想给夏天云打电话，手机却没有信号。我想在手机上记录目前的感受，写下一个荒字，却接不下去。

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，也不知道乡亲去了哪儿。乡村没有声音，只有土地，栽了秧子和玉米的土地。

我甚是迷惑，不知道身在哪段时间的长河里。

人是换着来的，只有土地一直在这儿。土地并不辽阔，我却想到旷远这个词。我站起来，对着土地大声地叫“妈”，因为母亲不在家，我就尽了最大的力来喊：

“妈……”

“妈……”直到喊得自己流出眼泪。

还是没有声音，也望不见一个人。我去找梅桂香，门开着却没有人，他们去了哪儿？包括我的母亲。

我走到河边，听细小的水流声，河谷依然很宽，只是快断流了。这河怕是流了千年百年的，想不到它会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死去。回想曾经的浩浩荡荡，我一下想到土地，它们也会死吗？

种菜，只能在网上。

可是土地会死吗？不再生长庄稼，甚至任何植物。

土地会死，我把自己吓着了。“回家种菜”，也许夏天云说的种菜不是在网上，而是真的回到土地上。

有一块自己的土地。我开始计划土地上的事情。

母亲还没回来，太阳已经威力大减，在种了秧子的土地上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影。明暗不一的秧田，色块非常有层次。我在秧田边蹲下来，想给秧子拍照，发现秧子的中间鼓鼓囊囊，正胚珠暗结，秧子不再叫秧子，该叫稻子了。看似无声，可这土地上正发生着多大的事情啊。我退后一步，不想惊动正孕育生命的稻子，凝神倾听好像听到一种生命的大合唱。

渐渐地有嘈杂声取代了天籁之音。母亲和梅桂香出现在田埂上。

深绿色的稻子在风里像浪一样荡漾，母亲和梅桂香仿佛在船上。我一直望着她们，她们划过来的时间很长。梅桂香很憔悴，我问夏天云是不是还在山上？她只是对我点了点头。

梅桂香打开门，默默地帮母亲打扫院子。母亲的脸上明写着一种兴奋，步履轻快，可是面对梅桂香，她却把自己压抑着。

梅桂香走了，母亲才说夏天云疯了。

“夏天云？不可能。”我想起他的电话，断然说。

夏天云是梅桂香的男人。我们一个村子里长大，小学和初中

还是同学，我知道那家伙经常干一些出格的事，但他不会疯。

母亲说：“这次是真疯了。我也看见的，他一个人在山上，衣服都不穿。”

我问母亲是不是刚才去了山上，母亲的表情有些尴尬，补充说，全村的人都看见了。

我忍不住笑起来，母亲不无自豪：“幸好你们当初没成一家人。”

我收敛了笑：“妈，你英明，知道他要疯。”

可是母亲却没想一想，我虽然没嫁给疯子，却嫁给了坏人。被人遗弃的女人有什么权利说自己嫁对了呢？

母亲数落一大堆夏天云的不是，大概是梅桂香倒给她的苦水。可到最后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了。”

夏天云小时候聪明俊秀，嘴甜又顽皮，是乡邻的开心果，大人们总喜欢抱他，常惹同龄孩子忌妒。后来他身上长了一种米糠样的皮肤病，大人们嫌弃他，还不准自家的孩子和他一起玩。夏天云在六岁那年，知道了孤单的味道。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，山上有一个上百年的水塘里的泥能治夏天云的病。夏天云的父亲先是背泥回家，给儿子糊了一身。后来夏天云独自去水塘，用红泥在身上使劲揉搓，除了眼睛，他把自己变成个泥人。皮肤病奇迹般的好了，母亲很高兴，总带他到我们家玩。夏天云在我们家又像回到过去被宠爱的样子，但是他却不和其他人玩，还常去水塘泥里滚，说是喜欢泥土味。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同班，我和梅桂香一块儿上台表演舞蹈，他给我们唱歌。同学们明里暗里都把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喊。夏天云的父亲说要与母亲结亲家，母亲也是欣然接受。夏

天云初中毕业考上中师，脱了农皮。脱了农皮的夏天云，一放假却总是扎进土地。收割季节，他比他父亲更欢喜抱着沉甸甸的稻子在田里奔跑。他家谷子收完了，他又跑到我的田里，帮我割谷子。泥水湿了他的衣裤，他干脆坐在水田里，他说泥浆穿过他的脚趾很舒服。他父亲见他和我们一起说个没完，豪气冲天放话说，他的儿子只能找一个城里人做老婆。母亲觉得受了伤害。到我也端上铁饭碗的时候，夏天云的父亲找我妈说我们的事，我妈就有些不乐意了。我和夏天云频繁地通信，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共有的土地，他总是幻想要在土地上种什么。母亲看见那些成札的信封，悄悄为我们算了一卦，说我绝对不能嫁给夏天云。

我也不会嫁给夏天云，他对土地过分的依恋，让我很难理解，甚至从心里认为他就是个走不出去的农民。我对母亲说我有朋友了，母亲说要比夏天云好才行。我只是点头，谁比谁好，这是个很难判断的事情，说谁与谁有缘更合适。我和夏天云是无缘的。我们通信，什么都谈，就是不谈感情。后来我带了一个男朋友回家，请夏天云过来一起吃饭。那天他的话最多，说得最多的是好些国外名字奇特的书，他总是问我男朋友，看过吗？

我男朋友总是回答没看过。

他有些无趣，然后没完没了地讲我小时候淘气的事，我男朋友很认真地问他，是不是也喜欢我？

夏天云笑了好一阵，说才不呢，看她瘦得，就像我妹。

我男朋友用爱惜的目光看看我，说他要把我喂好。那时候我特感动，觉得男朋友像太阳那样照亮了我。我柔情似水的样子让夏天云反感。夏天云讥讽说，恋爱会让女人变得愚蠢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夏天云醉了，说他喜欢梅桂香。喜欢她的名字，喜欢她跳舞时翘起的小手指。

后来夏天云总在信里说梅桂香，他叫她玫瑰。那个时候夏天云像一个诗人，每天他都写短句为他的玫瑰。我看过那些诗，虽然注明写给玫瑰，可是凭我的感觉，玫瑰只是一个喷发的载体。

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夏天云的父亲在婚礼上喝多了酒，骂儿子不给他长脸，说他祖祖辈辈都是面朝土地背朝天，好不容易出了个夏天云，却讨个农民老婆，他的孙子还会是农民。梅桂香早就知道公公不赞成她的婚姻，但是她忍着，她喜欢夏天云，更渴望夏天云有一天能把她带出农村。

可是梅桂香没想到，历经种种磨难，在为公公婆婆送终之后，夏天云却辞了公职，气得梅桂香喝了农药。

夏天云辞公职之前，已经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梅桂香托我去劝他，让他把她带出去。梅桂香说：“他听你的。”

我真认为自己有点面子，专程去见他。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面，想不到咖啡厅里也有麻将声。夏天云一坐下就讲了个笑话，说有个中国人去法国的公园，看到公园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读书。中国人感叹地说，中国公园里绝大多数人在打牌。陪同的法国朋友指着前面聚在一起的人说，我们法国也有打牌的。走拢了，一看却是几个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在斗地主。

话音刚落，一个穿超短裤的女人晃着一双白花花的腿从麻将室里出来上卫生间，女人很意外的样子，热情地和夏天云打招呼。夏天云的表情像一个小偷被当场捉住的样子。当女人频频回头看时，夏天云故意把头靠近我，悄悄说，遭了。女人和吧台的小姐叽叽咕咕，眼睛却瞟着我们。夏天云突然对女人大声说：“我告诉她，你是我的情人。”女人开怀大笑：“夏天云，借你十个胆，你敢吗？”夏天云笑得更夸张，我说他不厚道。

夏天云却说：“猪。”

“刻薄。”我哼了一声。

夏天云收了笑，很疲惫的样子。我问他什么时候把梅桂香接出来，现在他有这个能力。夏天云说，梅桂香在农村，领导觉得他清政。我说他不可理喻，他却问我：“净土在哪儿？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天堂。”

他说他在考虑重新写诗。

“为玫瑰？”我不怀好意。

“为土地！”他眼里闪出光亮。我不否认他有这个能力。但是写诗要有心情的，他有这样的心么。

那天我们谈得并不愉快，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在沉默，他的眼光停在我脸上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。

事隔不久他就辞了公职。梅桂香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认为我对夏天云辞去公职负有责任。因为迫使夏天云辞职的原因是纪委接到举报，说他和女人约会，梅桂香认定那个女人是我。

我没有辩白，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。我只佩服夏天云的勇气，社会上有诸多关于他辞职的说法，向社会挑战、经济不清白、权力受到排挤、乱搞女人等等，我倒觉得他主动出来，比别人踢出来好。

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竟然回到农村。做一个农民，也许劳苦只是小事，可是能耐寂寞么，尤其是在城市活过、看过之后。我想他待不久的，回到乡村，不过是逃避他的辞职在城市引起的流言的旋涡。

他回家之后，我们联系不多。只是从母亲嘴里知道他的一点消息，说他不是当农民的料，上好的土地不种粮食栽些花花草草。到了春天我回家，夏天云的田里是一片杜鹃，花骨朵儿结满了枝头。夏天云送我一株，说这花叫绝代佳人，粉白双重花瓣镶宽边

红色花裙。

“再过半月回来，你看这地里，你想象这地里……”夏天云越说越激动。

“天上的云到了土地上。”

“好！”夏天云旋转一圈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梅桂香嘴一撇：“疯子。”

半个月后我没回去，我在一个叫乐山的城市，看到街道两边开满杜鹃花，红红的像火一样。夏天云的绝代佳人却总是不绽放。我打电话问他，他却沮丧地说，花开了却不是他的绝代佳人。

我不知怎么觉得好笑，我问他诗写了吧，他骂了一句怪话。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理他。

后来听母亲说，夏天云种席草，租了几家人的田全种了席草。夏天云发了点小财，那些人家见有利不再出租他们的田地。夏天云开始种青菜、芹菜、莴笋、萝卜等等。只是嫌土地太少，不够他施展。母亲说他经常喝酒，一把花生就能喝一晚上，常喝醉。梅桂香总是和他吵，家不像家。唉，母亲总是以这个叹词结束。

我一旦产生对夏天云的同情，就会主动给他打电话。情形却和母亲说的不一样，夏天云拒绝同情。他总是讽刺我生活在汽车尾气，人的臭气，化学物质的毒气，混浊的空气里还自以为是。“你不知道你多可怜”，他说这话让我反感，总是以我自讨没趣而结束。

偶有电话，夏天云没头没脑地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像发疯的树啊，人迷路啊等等。我说他神，他纠正我说是神性。他问我相不相信冥冥中有神？

我笑他越来越像农村老大爷了，他反说我浅薄，根本就不知道农村。别以为在城市有个体面的工作，就做出上等人的样子，

其实精神上你就是个矮子。

我们在电话里吵，没有结果，我们找最恶毒的语言彼此伤害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联系。

春节我回老家，到山上祭拜完父亲，心情有些沉郁，想往山里走走。天气阴阴的，浓浓的雾霭罩着松林，湿得滴出水来。山脊上看不出去，偶尔听到鞭炮声，知道那是上坟的人放的，大意是通知土下亲人，送钱来了。人死了真有另一个世界吗？我不相信，但是对着父亲的坟茔，花花绿绿的冥币燃烧的时候，我还是希望父亲能收到，在另一个世界有钱用。一路前行，我的思想总是纠缠在坟地的意象里，想起夏天云讲过的人在坟山迷路的鬼故事，背后就有些发凉。不知不觉到了村里遗弃的公棚附近，看见公棚在冒烟，还隐约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。早就听说过公棚闹鬼，我打了个寒噤。想前去探个究竟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往回走，越走越快，最后跑着下山。

回家之后，喝了杯热茶，坐在灶门前烧火，漫不经心地对母亲说，公棚在冒烟。母亲说有什么奇怪呢，夏天云为了一个女人跑去山里了。

夏天云为女人跑到公棚去了！我大声地笑起来，觉得全身的血脉流通了。对母亲说了刚才的情况，母亲却没笑，说梅桂香可怜，头发都白了。

“那女人是谁？”

母亲说她也没见过，听说是城里的。

村里有许多关于那女人的传说，说她长着一双狐狸一样的眼睛，笑声淫荡，在山上裸体。传说终归是传说，村子里的人面薄，谁也没去夏天云的公棚做客，因为梅桂香劝大家孤立夏天云。

因为好奇也因为和夏天云可以大吵的那种说不清楚的亲近，我一个人上了山。见到夏天云时，他正在种了葱子的苗圃里扯野草，很细也很无聊的活，他却做得认真。

我站了好一阵，他才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一下，扯下耳塞，“我知道你会来。”

我看着这块苗圃，不知道要好多天才能把这葱苗里混生的野草扯完，“怎么不打除草剂？”

夏天云鼻子哼了一声：“亏你还生在农村，当自己是城里人了。”

我讨厌他说话的口气，好像他多伟大似的。

“哪能与你比，你是个人物呢，闹了这么大的动静。”

“你来看戏？”夏天云问。

“算是吧。我先看看道具。”我讽刺说。

夏天云踮着脚尖出了苗圃，陪我进了公棚。公棚的屋顶已经换成青瓦，只是风化的土墙还在。西侧墙角堆着金灿灿的玉米，一台粉碎机下磨了一堆玉米粉。东侧是一个石磨，石槽里还是湿的。我问：“还磨豆浆？”

“屋头人喜欢喝豆浆。”夏天云故意把屋头人几个字说得很重。

“你屋头人呢？”

“出去玩去了。”

“哪儿玩？”

“城里。”

“离经叛道的生活就这样啊？”

“你想的怎样？吹箫？弹琴？写诗？”

我没说话，看着夏天云眼角的皱纹和脸上松懈下来的肌肉，我很想好好地说话，“这样活着值么？”

夏天云站在能看到他的土地的地方，问我当家做主的感觉怎么样？我一时没弄明白他想表达什么，他脸上的表情很丰富。

我问：“你真喜欢那女人？”

夏天云说对女人的心早死了，他又用那种审视的目光看我。

我又问：“她比梅桂香好？”

夏天云的目光掠过他的麦地，望着空蒙的某处，狡黠地笑：“她湿得快……”

我恍然时，夏天云放肆地大笑。我骂夏天云流氓。说我要下山了。夏天云忽然间又一本正经，百般挽留。他在厨房里燃了一块树根，我们围火而坐，说到小时候的趣事，治好他病的水塘，泥土的味渗透了他的生命。到午饭的时候，他到屋后的菜地里砍了娃娃青菜，煮腊肉。他熟练地择青菜，能听到青菜清脆的剥裂声。他说，绝对绿色。煮好的青菜还泛着一层新鲜的绿，我吃得很多。夏天云有些得意，细说他的麦子、油菜、青菜、萝卜。说完了他大声唱歌：“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青山上，我们也曾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……”

我不否认，心中某个地方咯噔一下，如果选择过这样简单的生活，是不是也很好。女人一直没有回来，我就像一个主妇那样帮他洗了碗，扫了地。夏天云的情绪很好，他唱小时候我和梅桂香跳舞的那首歌，让我跳舞，我说不好意思，他说：“这世界是你的，看你的只有土地。”

我说：“还有你。”

夏天云神色黯然地自嘲：“我忘了你只是来看戏的。”

我不示弱：“你在演吗？”

“每个人都通过演来掩蔽真实，包括土地。”

如果说每个人都是演员，这话一点都不新鲜，只是说土地也

在演戏，我不明白。

我是带着不明白下山的，下山的小路两边全是一种速成的称为巨桉的树，记忆中的土地有过厚实的烟叶，有过姹紫嫣红的棉花，还有花生和红苕，现在只生长巨桉。巨桉下面不生长其他植物。土地是在抗议么？或者土地拒绝供奉它的肥沃。

终归，我的生活不是直接在土地上获取，青春年少时我就离开土地，等我带着年迈的母亲也离开土地时，对土地的感情只剩下故乡一个词。可母亲在城市待了不到一年，就变得迟钝而抑郁。

从城市回到家的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我的母亲就在屋后开始挖地。我睡不着，起床怨母亲弄出的声音大。母亲歉意地放下锄头，说她先割草让我再睡睡。母亲割草，手里的镰刀像书法家的笔，龙飞凤舞。母亲的灵巧让我很难与城市里她的蹒跚连在一起。母亲身后的土地在晨光中露出皮肤来，我动了心，帮母亲挖地。土地很松软，黑中泛着红。母亲的兴致很高，说她不进城了，她要种菜。母亲说：“别让地荒了。”

地荒，土地种菜与生长杂草不一样吗？我问母亲，母亲只是朴素地说地越种越肥，只有懒汉的地才越种越荒。我想土地的荒与心灵的荒是一回事吧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地翻了一遍。梅桂香提着行李来到我家：“现在的人日怪得很，城里的人都想到乡下种菜，其实是日子过厌了，想换个新鲜。”

我停了锄头：“精辟。”

梅桂香骂了一句：“你们城里女人才是精×。”

我一下想到夏天云的城里女人，对梅桂香宽容地笑笑。梅桂香交给我母亲一把钥匙，说她想了一晚上，她要去城里当保姆，让我母亲帮她看家。

她问我请不请保姆，我说不请。梅桂香试探说，你一个人过，习惯不，忙不过来我帮你。我很不好意思，像是亏欠她一样，说我可以帮她找其他事做。梅桂香的眼睛突然潮红，哀叹一声：“狗日的夏天云……”

母亲说：“他都那样了，也可怜见的。”

梅桂香恶狠狠地说：“报应。”却托母亲偶尔去看看夏天云，别死了都没人知道。

“夏天云真疯了？”我问。

梅桂香苦笑了一下：“本来就是个疯子。”然后提着她的行李去了城里。

母亲去街上买蔬菜种子时，专门吩咐我不要去山上，说夏天云要打人。

母亲越是这样说，我越是不相信。母亲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出了门。我换下裙子，穿了母亲的衣服，戴了帽子和太阳镜，像搞地下工作那样，悄悄潜入公棚附近。

公棚很安静，周围的树林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圈在形状不规则的菜地周围。夏蝉有一声没一声地叫，明晃晃的太阳照着沉甸甸的灯笼椒和红番茄，玉米地边的豇豆已经成熟，天天去菜市买菜的我觉得夏天云的日子奢侈而富足。我摘了一个番茄吃，甜酸生津，大热的天极过瘾。我忍不住又摘了一个，再吃的时候就觉得背后的玉米地里有些异响，回望一眼，风正飒飒而过。我试探地叫了一声：“夏天云。”

夏天云突然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惊叫一声。他的眼睛里充满警惕，斥喝：“谁？”

真疯了？糟了，我心里直叫苦。我试图稳定他的情绪，我说